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雙俠餞行靜修測字

且說蔣韓二位來到縣前。蔣爺先將開封的印票拿出，投遞進去。縣官看了連忙請到書房款待，問明底細，立刻升堂。花沖並無推倭，甘心承認。縣官急速辦了詳文，派差跟隨韓蔣龍濤等，押解花沖起身。一路上小心防範，逢州過縣，皆是添役護送。一日，來到東京，蔣爺先到公廳，見了眾位英雄，彼此問了寒暄。盧方先問：「我的二弟如何？」蔣平便將始末述說了一遍：「現今押解著花沖，隨後就到。」大家歡喜無限。盧方徐慶白玉堂展昭相陪，迎接韓彰。蔣爺連忙換了眼色，來到書房，回稟包公。包公甚喜，即命包興傳出話來：「如若韓義士到來，請到書房相見。」

此時盧方等已迎著韓彰，結義弟兄，彼此相見了，自是悲喜交集。南俠見了韓爺，更覺親熱。暫將花沖押在班房。大家同定韓爺，來到公所，各道姓名相見。獨到了馬漢，徐慶道：「二哥，你老弩箭誤傷的，就是此人。」韓爺聽了，不好意思，連連謝罪。馬漢道：「三弟，如今俱是一家人了，你何必又提此事。」趙虎道：「不知者不作罪，不打不成相與。以後誰要忌妒誰，他就不是好漢，就是個小人了。」大眾俱備大笑。公孫先生道：「方才相爺傳出話來，如若韓兄到來，即請書房相見。韓兄就同小弟，先到書房要緊。」韓彰便隨公孫先生去了。

這裡南俠吩咐備辦酒席，與韓蔣二位接風。不多時，公孫策等出來，剛到茶房門前，見張老兒帶定鄧九如在那裡恭候。九如見了韓爺，向前深深一揖，口稱：「韓伯伯在上，小姪有禮。」韓爺見是個宦家公子，連忙還禮，一時忘懷，再也想不起是誰來。張老兒道：「軍官爺，難道把湯圓鋪的張老兒忘了麼？」韓爺猛然想起，道：「你二人為何在此？」包興便將在酒樓相遇，帶到開封，他家三公子奉相諭將公子認為義子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韓爺聽了歡喜，道：「真是福隨貌轉，我如何認得。如此說，『公子請了』。」

大家笑著，來到公所之內，見灑筵業已齊備。大家謙遜，彼此就座。盧方便問：「見了相爺如何？」公孫策道：「相爺見了韓兄，甚是歡喜，說了好些渴想之言。已吩咐小弟速辦摺子，就以拿獲花沖，韓兄押解到京為題，明早啟奏。大約此摺一上，韓兄必有好處。」盧方道：「全仗賢弟扶持。」韓爺又叫伴當，將龍濤請進來，大家見了。韓爺道：「多承龍兄一路勤勞，方才已回稟相爺，待事畢之後，回去不遲。所有護送差役，俱各有賞。」龍濤道：「小人仰賴二爺四爺拿獲花沖，只要報仇雪恨，龍濤生平之願足矣。」話剛到此，只見包興傳出話來，道：「相爺吩咐，立刻帶花沖二堂聽審。」公孫先生王馬張趙等聽了，連忙到二堂伺候去了。

這裡無執事的，暫且飲酒敘話。南俠便問花蝶事體。韓爺便述說一番，又深贊他人物本領，惜乎一宗大毛病，把個人帶累壞了。正說之間，王馬張趙等俱各出來。趙虎連聲誇道：「好人物，好膽量！就是他所做之事不端，可惜了。」眾人便問：「相爺審的如何？」王朝、馬漢道：「何用審問，他自己俱備通說了。實實罪在不赦。招已畫了。此時相爺與公孫先生擬他的罪名，明日啟奏。」不多時，公孫策出來，道：「若論他殺害人命，實在不少，惟獨玷污婦女一節較重，理應凌遲處死。相爺從輕，改了個斬立決。」龍濤聽了心內暢快，大家從新飲酒，喜悅非常。飲畢，各自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包公上朝遞摺，聖心大悅，立刻召見韓彰，也封了校尉之職。花沖罪名依議。包相就派符祥縣監斬，仍是龍濤馮七帶領衙役押赴市曹行刑。回來到了開封，見眾英雄正與韓彰賀喜。龍濤又謝了韓蔣二人，他要回去，韓爺蔣爺二位贈了龍濤百金，所有差役俱各賞賜，各回本縣。龍濤從此也不在縣內當差了。

這裡眾英雄歡喜，聚在一處，快樂非常。除了料理官事之外，便是飲酒作樂。盧方等又在衙門就近處置了寓所，仍是五人同居。自開東京，弟兄分手，至此方能團聚。除了盧方一年回家幾次，收取地租，其餘四人就在此處居住，當差供職，甚是方便。

南俠原是丁大爺給蓋的房屋，預備畢姻。因日期近了，也就張羅起來。不多幾日，丁大爺同老母妹子來京，南俠早已預備了下處。眾朋友俱各前來看望，都要會會北俠。誰知歐陽春再也不肯上東京，同丁二爺在家看家，眾人也只得罷了。到了臨期，所有迎妝嫁娶之事，也不必細說。

南俠畢姻之後，就將了母請來同居，每日與丁大爺會同眾朋友歡聚。剛然過了新年，丁母便要回去。眾英雄與丁大爺義氣相投，戀戀難捨。今日你請，明日我邀，這個送行，那個餞別，聚了多少日期，好容易方才起身。

丁兆蘭隨著丁母回到家中，見了北俠。說起：「開封府的朋友人人羨慕大哥，恨不得見面，抱怨小弟不了。」北俠道：「多承眾位朋友的愛惜，實是劣兄不償應酬。如今賢弟回來，諸事已畢，劣兄也就要告辭了。」丁大爺聽了，詫異道：「仁兄卻是為何？難道小弟不在家時，舍弟有什麼不到之處麼？」北俠笑道：「你我豈是那樣的朋友。賢弟不要多心。劣兄有個賤恙，若要閒的日子多了便要生病。所謂勞人不可多逸，逸則便不消受了。這些日見賢弟不來，已覺焦心煩躁。如今既來了，必須放我前行，庶免災纏病繞。」兆蘭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弟與仁兄同去。」北俠道：「那如何使得。你非劣兄可比，現在老伯母在堂，而且妹子新嫁，更要二位賢弟不時的在膝下承歡，省得老人家寂寞。再者，劣兄出去閒遊，毫無定所。難道賢弟就忘了『遊必有方』嗎？」兆蘭北蕙聽見北俠之言是決意的要去，只得說道：「既如何，再屈留仁兄兩日，候後日起身如何？」北俠只得應允。這兩日的歡聚，自不必說。到了第三日，兆蘭北蕙備了酒席，與北俠餞行。並問：「現欲何往？」北俠道：「還是上杭州一遊。」飲酒後提了包裹，雙俠送到莊外，各道珍重，彼此分手。

北俠上了大路，散步逍遙，逢山玩山，遇水賞水。凡有古人遺蹟，再沒有不遊覽的。一日，來到仁和縣境內，見一帶松樹稠密，遠遠見旗桿高出青霄。北俠想道：「這必是個大寺院，何不瞻仰瞻仰。」來到廟前一看，見匾額上鑿著「盤古寺」三字，殿宇牆垣，極其齊整。北俠放下包裹，拂去塵垢，端正衣襟，方攜了包裹步入廟中。

上了大殿，瞻仰聖像，卻是「三皇」。才禮拜畢，只見出來一個和尚，年紀不足三旬，見了北俠問訊。北俠連忙還禮，問道：「令師可在廟中麼？」和尚道：「在後面。施主敢是找師父麼？」北俠道：「我因路過寶刹，一來拜訪今師，二來討杯茶吃。」和尚道：「請到客堂待茶。」說罷，在前引路。來到客堂，真是窗明几淨，樸而不俗。和尚張羅煮茶。不多一會，茶已烹到。早見出來個老和尚，年紀約有七旬，面如童顏，精神百倍。見了北俠，問了姓名，北俠一一答對，又問：「吾師上下？」和尚答道：「上靜下修。」二人一問一答，談了多時，彼此敬愛。看看天已晚了，和尚獻齋，北俠也不推辭，隨喜吃了。和尚更覺歡喜，便留北俠多盤桓幾日。北俠甚合心意，便住了。晚間無事，因提起手談，誰知靜修更是酷好。二人就在燈下較了一局，不相上下，萍水相逢，遂成莫逆，北俠一連住了幾日。

這日早晨，北俠拿出一錠銀來，交與靜修，作為房金。和尚那裡肯受，道：「我這廟內香火極多。客官就是住上一年半載，這點薪水之用足以供的起。千萬莫要多心。」北俠道：「雖然如此，我心甚是不安。權作香資，莫要推辭。」靜修只得收了。北俠道：「吾師無事，還要領一局，肯賜教否？」靜修道：「怎奈者借力弱，恐非敵手。」北俠道：「不吝教足矣。何必太謙。」二人放下棋枰，對奕多時。忽見外面進來一個儒者，衣衫襤褸，形容枯瘦，手內持定幾幅對聯，望著二人一揖。北俠連忙還禮，道：「有何見教？」儒者道：「學生貧困無資，寫得幾幅對聯，望祈居士資助一二。」和尚聽了，便立起身來，接過對聯，打開一看，不由的失聲叫「好」。

未知靜修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